建國漫畫旬刊

試辦第三期

六月一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誠恐、誠惶、頓首

原角

分別已十日了！
親愛的讀者們！
這十日的工夫是多麽長久呢？
藏了起來的話語又被剖露出來
有力的呼聲，
苦悶的呻吟
幸酸的悲痛
快樂的歌聲，
這短促的十天產生了不同趣味的事。
使讀者消遣解悶滿足精神要求。
我們也高興作到了文化走卒，
盡了我們的責任，
讀者們親愛的讀者們，
我們很抱歉不能滿足讀者的欲望。
腹大食少爲了經濟的不足，
試辦雖然三期內容還欠豐富。畢竟也沒有周曼華吳素秋不及別的黃色刊物。
可是更表現察省文化潔純沒有任何低級穢語和哼哼。望讀者原諒是頌誠恐誠惶頓首

誠恐誠惶頓首……原角
專訪 省立救濟院訪問記 記者很讓
漫畫八幅……浴非、人愁、趙萍、一彈、等著
醫生……小孩
鼓勵人瑞……鳳子
談生活……高平
雜感
有感於此次改府改組……小生
可怕的父母兄弟姊妹……肅玲
你說對嗎……亦
論學匪……鳳子
漫畫木刻……久一、胡風
學生天地
思友……省中玉璋
我亦自傳……宣師魯生
懷……杜絕
詩詩詩
公教人員呈請漲價（轉）馬凡陀
寫不出題的「詩」……白牧
濕潤的希望……玄冰
通訊
古都一點事……弋戕
短篇小說
代乳粉……（下）……張文瀾
十日信箱……信箱主人答
封面作者……北人

記者爲了要進一步了解察省救濟事業的開展情形，在本月的二十三日特地跑到省立救濟院去拜訪久負盛譽的察省救濟院院長張景方先生。

從宗民街一直往裏走，一條叫做西圪洞的胡同裡擁擠着數十個身穿卡機布童子軍服的小學生在玩鬧。如果你不看門口懸着長方木牌時，一定是疑爲這正是一座「兒童之宮」，－國民小學校呢？

一進門，便瞟到了一位約四十左右，身着藍色中山服，留着分頭，精神奕奕的老先生，記者想：這也許是院長吧？隨着掏出一張片遞給他，請教了他的姓名之後，果然猜着了。他正是記者要來訪問的對象張院長。

互相道了幾句客套，便相攜着手一直走到一間佈置簡單幽雅而且藝術的屋子裡，這便是張院長的辦公室。賓主分別座定，我們都燃着「一支香煙後移了片刻，記者便把來訪的目的告訴了他，張院長很慷慨地答應了記者的要求。於是，開始進行了，我來的計劃本來想要求張院長嚮導着參觀一下各個部門，因爲他的單位機構太不多都分散在各處，參觀起來要費很多時間，所以把參觀的計劃暫時打消了。

省立救濟院訪問記

記者根遠

最近沿革

經記者詢問：據張院長談：該院於上年十月間國軍光復察省後，稱張家口市立救濟院，隸屬於張家口市政府。院長本人於，二月間兼任院長，本年一月一日起奉令改隸省轄，稱察哈爾省立救濟院。當院長本人接收之初，救濟院因經過共軍摧殘，院內一切設施蕩無所存，僅一二職員及一百三十五名鳩形鵠面之難民而已。

編定組織

爲積極展開工作，即遵照中央頒佈之省縣救濟院組織規程，擬定該院組織。計分：一、安老所。二、殘疾教養所。三、婦女教養所。四、育嬰育幼所。五、習藝所。六、助產施醫所六部分。同時在院辦室下設總務、業務、保健三組，依此組織選任職員，展開本院救濟事業。

開始難民教養工作

因救濟院房屋太少，欲設置教養機構，首謀加多房舍，乃向察哈爾省敵僞財產接收處理委員會，請求撥給西圪洞一號（現院本部）房院一所，明德南街三十六號房院一所，西陀號十七號房院一所。繼經社會處轉撥到省府補助救濟基金五千萬元，即積極修繕房屋，設備難童小學校，所購置生產機器，充實難民習藝所，展開諸種工作。

實施緊急救濟

張院長目睹難胞生活困苦情狀後，即先着手改善難胞之生活。首先與善後救濟總署晉察綏分署第四工作隊訂立救濟合約，請准該隊按收容難民人數每大人一名按月發麵粉半袋，兒童四分之一袋，並發給棉棉衣每人一套，棉被子每人一條，難民宿室發給煤炭。又鑑於患病人數衆多，聘西醫一名，由院購買應急藥品，爲難民診療。於是難民生活始較改善。

該院之救濟工作重點

該院爲使每個難民，皆能從事於事業方面。故現在已經，設置及開辦之工廠計有：鞋毯廠、紡織廠、（包括紡毛線、織布、織襪、栽絨四部）製鞋廠，養畜及豆腐製造等事業。一方使難民自食其力，以達到自給自足。一方面令難民習藝，養成生活技能，俾能早日脫離救濟，自立更生。

對孤兒難童的教養和將來的期待

見到孤兒難童均在就學年齡，教育工作刻不容緩，爰於本年一月即成立小學校一所，聘請教師三名，一切設備均屬應有盡有，現在該院收容兒童總人數九十六人，每日半工半讀，即上午由七時起至十二時受普通國民小學教育，所採課目與市內各小學校并無二致。下午二時至七時在工廠習藝，計分縫紉組、紡毛組、栽絨組，織布組、織襪組（現有縫綫機十台，織襪機六台，紡車五〇架）。每組都有技士教導，並由教員監督，兒童們都很用心學習，成績很好，明待他們於三年後都能成一青年生產戰士。

對孤老善後救濟計劃

目前收容之衰老殘疾難民計一百四十六名，每日起居勤作均嚴格規定時間。每日晨起由教員作一小時精神講話，繼作一小時識字教育，飯後即分組從事生產工作。衰老從事養豬，紡毛

（接第六頁）

南京圖

漫畫

無題

◆趙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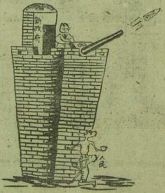
向東看　　浴非作

◆◆◆◆◆◆◆◆◆◆◆◆

甲：「老兄為何短見」？

乙：「為了一個窩頭」！

◆一彈作◆



政府改組後第一炮　——愁人——

李廣射衆圖　—彈作

牠想顛覆石碑
因爲碑有烈痕

浴非作

何時才能前進！　—人巷—

「誰肯救救孩子」（魯迅）

—白牧作—

漫　畫

醫生

小孩

「醫生的職業是神聖的，有價值的，高尚的，是其他職業所比不上的，那麼神聖高尚，和有價值」。這個說法，被西裝革履，鼻樑看爬的小圈圈兒當字用的李博士，和長袍馬褂帶着老花鏡，走路邁方步的王老先生，異口同音的贊成，擁護：因爲他們自已都是幹這行當的。

但是，除這一點表同情外，他們工作總是站在完全對立的地位。西裝博士的那一套，是從外國搬來的，外國的東西是適應時代，合乎潮流，新奇合理而時髦，醫學當然不能例外。它對人的病能够分析清楚無遺，得病的原因，始末經過，等都能研究出來：對病象的認識上，既能明確，治病更能得其法，這個時髦的東西本身就這麼好，加上李博士用聰明的腦筋，適當的手腕運用着它，這樣，給那些李博士所尊重的，或者也是他所看不起的許多人們——人群——造福不淺。據他自己說：他是完全爲了救濟人，才幹這個行當：要不然，堂堂西裝博士，做什麼不成？非得費心費力做這個！他完全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全心全意，替人群服務，他的所以攻擊王老先生，也是爲了人群，他要極力推翻王老先生的論調，以制止它的毒素傳播的更廣，免得人們因爲信仰它而受毒更深，可是，這含毒汁的論調，不是王老先生自已獨創的，而是千多並來，這個老伍的祖先傳授給他們的，而這群愚笨的人又這麼愛保守，所以他們大多數的人是擁護有毒的論調，而不影響這個合乎時代潮流的論調，不過，當着博士的面，可也得恭維他點，甚至也裝着玩，滿口贊成他，因爲人家是博士麼？誰敢惹？——

王老先生也的確够得上被人推崇。他的宏論是那麼卓越不凡，使人聽着，從心裏佩服，他也照樣兒攻擊李博士，說他的那套玩藝兒，簡直要不得，豈不得不能替人治病，而且都近於要自己滅種，可怕那……。

王老先生繪聲繪影的替李博士宣傳着，於是李博士在王老先生的嘴裡和他底信徒的腦筋裡，便成了妖魔，他的一套治病的方法和理論，便成了魔法。人們帶着恐怖的神情敷衍他，王老先生又自己講述多年來的心得：「中國人的病根本和外國人的不同，所以治病方法就應隨之而異，李博士的一套，治外國人的病也許合適，硬將給外國人治病的方法，拿來治中國人的病，還不得讓他給治死麼？哼！胡鬧！」

王老先生的治病的方法，是適應中國人的病的，因爲它是在產生得病的中國人自己住的地方，不是外來品，既是多年來的良法，自然沒錯的：況且王老先生並不落伍，他也知道「科學」和「潮流」，他將祖傳的方法「科學」化了，「潮流」化了變成一個新的，具體的、適合病人要求的，使人想不到那麼完善底一個方法。他所以這樣盡心竭力，當然也是爲了那許多人——群衆——。他更驚於李博士的猖狂，胡鬧，真怕這些思想簡單的人被他給迷惑住，他知道李博士也有相當魔力，他大聲疾呼，一面攻擊李博士——爲了人們的病不耽誤，不得不如此——。一面替自己宣傳——爲了人們的病趕快得救，不得不如此——。

這樣，二位「全心全意，爲群衆」的慈心人發生磨擦了。別人絕不會想像到他們愛群衆的程度够多深，爲了給人治病他們不顧一切的向對方宣戰，各人都希望推翻對方，但，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勝利，而是希望自己熱愛着的人群的病，能早日刻用自己所認爲正確的治療方法去治療。他們都是爲了救人，是一條心，各人都替自己宣傳自己的見地，和對方的謬誤，更極力的拉別人也來爲了人群參戰。

這群得病的可憐虫，的確是需要人治的，但是他們却是不需要這二位仁人爲了治自己的病而鬪爭，並且，他們現實的情況也不太需要他二位任何人的治病方法。他們對自己的病源和病狀，了解得很清楚，多數人得的是貧弱病，他們支持着貧弱的身軀，在看着二位仁人，爲了他們的病底治法，在搏鬥。病，沒人顧得給他們治，於是，他們在詛咒：「哼！誰還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呢？戰勝了的人，可以有名望，多賺錢，爲了別人？誰信？」在他們簡單的腦筋裡，這樣的想法來回在旋轉着。

線。殘疾人從事做豆腐，製鞋等工作，以生產所得補助生活。衰老盲目等人養成自食其力、肢體殘廢者養成生活技能，將來自能不賴救濟而能生存。

故現在該院救濟事業已有相當基礎，今後因收容人數仍在遂漸增加，習藝所之擴充當及早計劃。擬於最近再添置織絨機，織毯機若干台，以利生產。

張院長繼續談：其本人曾經服務社會二十餘年，無論政治工作，黨務工作，教育工作均係深入群衆，與民衆學生爲伍。故辦該院救濟工作又與難民認識，感到無上興趣。張院長時常抱定「助人爲樂」的心境，向謀求社會福利上致力。時刻希望能達到幫助難民自立更生，才是院長本人的願望。

至於該院經常費，每月約四百四十四萬餘元。包括辦公費及職員生活費、由省政府按月撥給。至於事業費，僅領到救濟基金五千萬元，其中用於房屋修繕約一千餘萬元，用於設備工廠約一千五百萬元，難民生活改善上約支用一千萬元，尚餘一千五百萬元作爲充實事業之需。

目前難民生活問題

現在該院難民衣食住已較前改善多多，每難民除棉衣外，近以天暖每人又發給新單衣一套。難童除發給卡機布學生制服一套外，尙發給白布襪衣一身。難民穿鞋由製鞋廠自做發給，着用衣的問題遂解決。每日食飯二次，以小米乾飯，白麵饅頭（每月五六次食用）爲主。副食爲每餐燴菜一碗（豆腐山藥～）。至於住室亟須力求合衛生。並發給棉被毛毯等臥具。所以目前難民生活較之一般市民生活，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孕婦，嬰兒及身體虛弱之難民，並發給食品罐頭、牛奶、乳粉等營養品，以資營食。

記者隨後又與張院長談了許多關於救濟事業在中國的問題，院長侃侃而談，毫無倦容，表明了院長對救濟事業的認識和決心。記者爲了不便於多打攪院長寶貴的時間，遂與院長握手告別，時間已經下午六時了。

鼓勵人瑞

鳳子

在五月十八日的北平報紙上，大多數有樣一個新聞，說「固安縣城南第四區林城村農民張永祥之妻李氏，於本月五日，一產八男，村民對此人瑞，咸表驚喜，但張某却無力育養，現由地方負責，各僱奶媽一名以資鼓勵云云」。

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驚奇有的，至於喜　恐怕未必，不用說張某本人，連我也要替他担憂。現在的年頭，生、活、病、死、都是要命的事，張某一時高興，一舉八個，就是有人給僱奶媽，八個孩子，不能終年全裸，一人一身衣服那怕小，也要三四尺布，論價錢，起碼得一萬多，一備八份，就待十來萬。這八名奶媽，如果地方負責管飯還有且可，若要張某預備，這份吃，誰受得了。有人說，雙生子不易全長成，說句幸災樂禍的話，就算照例打個對折，還能存四個，這四個的撫育，也夠受的，成器不成器，還在其次。

中國人，歡喜以多爲勝，所以年紀活得多了，到了一百齡，不管他是只會穿衣吃飯生男育女的消耗者，也要給他蓋「百歲坊」，高爲「人瑞」，一胎三個也因爲多，已竟够「瑞」的資格了，何況一胎八個，眞是國家的「大瑞」，不過照張某人看來，恐怕不認爲「瑞」，認爲是罪，也未可知。

勝利以後連年內戰，死的人數，大概要比抗戰八年，要多得多，像這樣的消耗，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也經不起幾年，所以必須提倡加緊「生產」才能補足原數。

最有趣的，是「以資鼓勵」的一句話，這當然鼓勵凡我同胞，必須人人努力，個個爭先，大家來個一產幾男，給國家添人進口。可惜鼓勵只管鼓勵，事實恐怕不易實現，因爲一產幾男，是不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可以預定計劃，照書行事，那末也不能稱爲「瑞」了。

「鼓勵」「人瑞」的先生們，一定沒有想到食糧布匹，已經漲到當不起的時候了。再要努力「生產」，將來的生活，豈不更成問題。

不是我反對人瑞　不過這樣的「瑞」，最好等到太平之後，再來鼓勵，才有意思。

談生活

高平

在建國方殷的今日，社會有何令人無之嘆息說之頭痛的流行活是：「生活太高，生活困難，無辦法……。」的確物價天天上漲，一家數口人吃飯，祇靠幾個薪水固定的收入，實在難不感到「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之嘆：

正因爲是建國時期，自然困難越多，於是生活越須吃苦，除了一部份「有辦法」的以外，大多數對於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七件事，無法解決，當你回到家裡，太太說沒有面了，或是說煤已經燒完啦……。那時所謂團圓之樂，使你早已遠丟天外，如果婚喪諸事，沒錢不用說，無所措手，即便有錢，也怕人說他是「暴發戶」，於是也就裝模作樣的一切從簡了。

朋友見了面，或是坐在一起談天時，都自然而然的說起，而又漲了多少錢，豬肉要若干元一斤、一雙鞋要多少萬：這年頭怎麼過呢！」」大家都感到生不生活不活！

近來爲「生活」二字，我化去了很多的時間，經過這很長時間的觀察和考驗，所得到的是：「你如要「生」的話，那必須要「活動」。」你能異常的活躍、那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富裕了，怪不得有許許多多的人便想出活動之道了：

有那作官的，因靠正項收入不夠的，於是想用「拍，捧，壓」，的活動方法，孝敬上司，詐取下屬，無錢不弄，無油不揩，以解決他的衣食住行、腸肥腦滿，然而一旦檢舉落網，所積十年之功，衰於一旦」，這是爲了生活」！

有的商人，靠正經的買賣，合法的利潤、不能解決衣食住行，於是想出活動方法，「囤積，走私，販賣」，以求「一本萬利」，大腹便便，一旦不幸查錯正法，這也是爲了「生活」！

有的文人，靠筆稅稅和，不夠維持中活，以貧病交加，於是投筆改存，從事別業，〈歸說適法大學生有拉洋車的」坐使人才，失於墻益，對關來大事不閱不間，這也是爲了「生活」！

有的百姓，飽受鬥爭清算之苦，傾家蕩產，一貧如洗，告借無親，走投無路，於是想出活動辦法，憤然不顧，迫上梁山，謀財害命，以求生存，一旦被獲，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嗚乎哀哉，這也是爲了「生活」！

總之，因生活所迫，而受誤的人，眞令人也之痛心，嘗之流淚，然而，生活艱苦才是合理的現象，才是中國人的本色，希望忍耐一些，來抵御生活，用正當的合理方式來解決生活，不要爲生活所圍困，爲生活所出賣，作了生活的俘虜！

有感於此次政府改組

小生

政府這次改組，沒有經過什麼大的波折，短短的幾天內，圓滿結束，這是舉國人民殷切期望，是民國史上空前的一頁，在這裡我們除了對那兩個堅持叛亂下去，而拒絕參與政府共商國事的兩個大黨——中共與民盟表示痛心與遺憾外，我們還不能不慶幸以此還將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我們相信政府如果想針對現實，解決當前實際存在着的一些問題的話，只有迅速改組，採納些外人的意思，在整個的今後一更措施上，所以說政府的這一行動是英明，果斷，但也是革命五十年訓政二十年的國民黨的大的希望，固然裡面包含些現實壓迫的成分。但是久喊「還政於民」的國民黨，唯恐這就是它最後讓步的表現，從政府改組的那天起，似乎是給全國陷於苦難中的人民的燃起了一線明亮的希望，同時也是國民黨一個有進步性質的行動——如果徹底理解一點現下國內政壇的人們，他們的心中仍不免還罩着一層憂鬱的陰影，因為政府改組只不過是把青年、民社兩黨中一部分人士請到政府裡去，讓他們坐到已經讓好的官位上去！我們相信這些人們，雖然不會像人們理想中的那樣精，但也不會「好」到那種程度上去！中國官吏普遍的都喜愛住大樓，拉女人，有「機會」還要撈一把，這些人唯恐不會例外，由他們這一陣子的「內鬨」，看出他們不會多變讓人喜歡，博不到好評，也就是沒多大出息！像這些人們，縱然成為國府「要員」之一，也不會有什麼好辦法大謀略，相反的，更要糟下去！原來沒有實現的和平，統一，建設與民主，當然更是作夢，這就無形中反映了政府這次改組，表面上基礎擴大了！而實際問題並沒因之解決了絲毫！看起來是多黨共組的政體，實際上今後的好與壞，國民黨還不能放卸了主要的責任。

隨着政府這次改組成功，而物價竟全面的暴漲了起來，這還不是好徵兆，往次都把這責任推到「黃金」身上去，而如今「黃金」已經收為國有了，還便要讓人納悶兒，究竟是什麼原因，是每隔幾天非漲不可，抑或是有實貝們暗中做祟，而緊急經濟措施的那些明文條例到什麼去了！和白紙上寫的黑墨難道有什麼大差別、新任行政院長、那種推推吞吞的開端白，也着實讓人難受，這表明了現實與要求相差還不止千萬丈，也就是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法，沒有什麼重大了不起的意義，因為不能在解決問題一方面發生勁準，形式與實在情形難相配合）

改組後的政府官員沒放鬆了洋房小汽車，改組後的小民們照樣還是沒擺脫了飢寒交迫，我並非要求過急，而是看目前的這種樣子，不但勢難好轉，同時很可能一天一天惡化下去！而青年、民社兩黨人士，竟一口氣承應了加入政府，動機如何，今後要給些什麼，眼下還不得而知，這需待今後的事實來證明，是代表廣大群衆，抑或是抱有另外的企圖，給關心國事的人們真不知要增加了幾許麻煩，而處在這無可奈何之中的我們，只有還是那一套，提高嗓子，要求政府能實碗飯吃！能使咱國家一天一天強盛起來，小民們享受着「民主」福氣，那就算政府沒白折騰一氣！有些報章用「良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來比喻政府這次改組，我認為不算恰當，因為中國的事情不一樣，拐彎抹角的地方太多，偶而的變化，就很難讓人捉摸，況且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大黨在逞兵作亂，這就是政府今後發展工作最大的障碍，也就是問題解決不了的原因，我相信內戰的烽火不能及時熄滅，國共不並漸應的合作，任運政府再改組，也無濟於事，再聘請高士幹才也唯恐不能實現理想於萬一。

現在新政府應該火速力行解決的問題很多，最首要的還是要集中於抑制物價上漲，調劑經濟市場等等，不然全國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就要崩潰，眼看就不難餓我死！而安定社會與安定民生更應同行並進，多少年的經驗在告訴我們：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相當不易，那麼最好還是另取高策，再來一套辦法：盡可能我們來爭取他們往建國的大道走，別轉入其他小路徑，不要再陷國家民族於水深火熱，顛沛流亡以至毀滅，「先破壞，再建設」這在目前的中國最要不得的一種作法，如果執迷不悟，將永遠的受人唾罵，永遠的遺臭於史冊，永遠讓國家民族不能翻身，至於恢復元氣，再振興齊起，唯恐將絕望了！

政府宣佈改組的動機，現下看法不一，任何一方正確或荒謬，暫還不能下結論，因為日子在後面，不管它怎樣，而我們確是在用着最大的熱誠來期待於新政府能多行些德政，叫人民有一線活路，深深的盼求，政府別放棄了這難得的機會，而能與新參加政府的民、青兩黨人士與社會賢達者們，深識合作，各除私見，維持大公，而民社、青年兩黨人士更應不辜負全國的熱望，有利國家，百姓必當竭力爭取，反之便設法減少廢除，不受威脅亦不施小策誘，站到真正國家民族立場上，對今後一切政府的計劃措施，不妨的斷縮小，注意到實效，中國窮困，萬不能不打小算盤，大功一時不易告，而不妨從小處着眼，按步就緒，穩紮穩打，只要能貫徹，事情決不會難為人，總在一日攻功，當然也不能拖得太遠了！中國有不少人現在吃不飽飯，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往多吃幾碗飯上面着眼，所以說：解決問題，不要唱高調，踏難現實，點計見血，常忽困難」重

，不顧點點，然而不灰心，不過火，不一暴十寒，則慢慢的一步一步逐漸恢復，沉住氣，中國現在各方面潛伏着的危機固然都相當嚴重，然而亦不致於就到了不能收拾的那種地步！中國窮困，但亦非無法挽救，我相信只要政府官員別再企圖升官發財，別嫌當前的享受還不足，那麼國內形勢便會好轉，一切就不難穩定，問題就不愁沒法解決了！

政府改組這麼多天了！傳來的新消息除了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尚可觀外，別的就很少，但不管怎麼樣，我們決不讓政府白白的忙亂那麼多天，至少要宇拿出點成績來，更深切盼望新入政府人們，千萬別讓人給評斷成「分贓」或其他不入耳的名詞來，最可能還是用赤裸裸的姿態來表示我們並非「乘機」作官，而是在代表着成千萬成爲的老百姓們却些辦法！讓祖國從苦難中從險陰的一角渡到光明的這一方面來！

可怕的父母兄弟姊妹

蕭玲

當我離開母胎以後，便開始看見了許多人，首先看見的是我的父母，後來又可見了我的兄弟姊妹，日子久了，認識了他們，也了解了他們，他們不但分毫不使我害怕，而且使我對他們反到親近起來了，於是在那個時候，——不知道什麼是「社會」的時候，我覺得凡是與我父母兄弟姊妹相似的都屬於人，我的父母兄弟姊妹，沒有一點使我害怕的必要，當然其他，與我父母兄弟們相似的人們，也沒有使我害怕。

有這個想像的時候，離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在那長長的歲月裡，我已經步入了社會，因此我看見了更多的人，也認識了更多的人，這些人的確與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們，在形態上差不多都是一樣的，他們有笑，也有和藹的表情，也有甜蜜的話語……有時對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們一樣，可是天呀！我不知道怎的使我漸漸的怕接近他們了，當他們與我同桌進餐的時候，我不敢任意大嚼飯菜，恐怕他們預先放下毒葯，當與他們同坐在一隻船上，渡過一條急湍的河流時，我小心的恐怕他們把我推到江心去，當與他們同床睡覺時，也怕他們暗藏短刀，來殺害我，當同他們同路進行時，我時常轉回頭去看，前後的行人，恐怕他在起草陷害我的計劃，甚至與一些熟習的朋友談笑時，我也要暗暗的警惕自己，「當心呀，他們的甜言蜜語是虛偽的，是在引誘着你，小心自己被他們利用了呀！」當我看了這種真理時，我的臉色馬上會變爲蒼白，尤其近來我沒有一天不在驚恐中過活，當我偶而聽到別人快樂時，與奮的狂笑時，我的心臟便要跳動很長的時間，我想在這狂笑裡不知又蘊藏着多少陷害人的計劃。

的確，近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怕——怕那些與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的人，怕他較比怕兇惡的野獸還利害。

有人說：我在小時候，或者被人陷害過，因此有這種精神上的失常，又有人說：或者我在小時候，因多讀了傳奇小說而得的結果。（因爲傳奇小說常有無故殺害人的故事）

這些說法，雖然不能解釋爲所以怕人的理由，於是我苦惱了，因之近來在深夜裡，將門窗閂的更緊些，一個人便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在黑暗中毫不畏懼的思索着，經過了好幾個這樣的晚上，雖說精神壞下去了，但是我怕人的原因，終於被我找到了。

其實並不是有人陷害過我，也不是讀過傳奇小說，而是我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教訓，事實告訴了我，社會上沒有「同情」，祇有「權利」，當個人權利衝突的時候，便毫不憐惜的互相殘害，這又使我痛苦了，這種互相的殘害那一天才會沒有了呢？我瞻目四望，社會上對這種殘酷的行爲不是每天在減少，而是在時刻的滋長，比褒，天哪？我願意看見個瞎子，聾子或啞叭，我不忍再看這幅原始的畫面了。

這樣一來怎能叫我能接近「人」呢？「人」是這樣的可怕，在這可怕的圈子裡，消着我的苦靈的歲月，深怕自己一時疏忽，「人」便會對我……我的上帝！我真想不到這許多與我父母兄弟姊妹相同的「人」彼此間都懷有一顆殘酷的心呵！

你說對嗎？

「勝利」。是「中國打敗了日本」，「世界上愛好和平者消滅了法西斯」而言；有人偏偏看作「勝利」是打死些「中國同胞」，「得幾枝武器」。

「和平」。是以「愛」爲出發點的「調和」：有人偏偏認爲「和平」是以「恨」爲出發點的「鬥爭」。

「建國」是全國「統一建設」，「保持主權」，「鞏固國防」：有人偏偏以「全面破壞」，「割據擾亂」，「斷送國土」，卻視爲建國。

「民主」是尊崇人民的意志，使民有「主持政事」的權利：有人偏偏在人民背後，用「武力威脅」，強迫從人民嘴中喊出兩聲不民主的「民主」。

—亦—

論學匪

鳳子

學匪：是我新給北平行搶的崔氏兄弟起的稱號，譯成白話就是學生出身的強盜。不是被北京政府時代通緝的「學匪」。

據說崔氏弟兄：一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中學肄業生，而且住著三袋洋麵租價的房子，看來不像吃不上飯而行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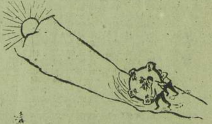
按照「餓煞不如犯法」的古話，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朋友，一路絕無君子」，要想多活幾天，豁出性命去搶：雖然法無可恕，究若情有可原、何況這路朋友，無識智的居多，

中學生在中國，已經占少數了，何況大學生去現在以大中學生大搶案，如果因爲窮，何至於背出三袋洋麵，租住宅：有人說是經濟緊迫也所以出此下策，我想北平房租雖貴，不能三袋麵起碼，大概有一袋與兩袋的很可省下一兩袋來補助生活，而且據說「家庭生活很有規律，讀書非常用功，又沒有揮霍過度的豪奢」。這一樣說，更不是山窮水盡出於無奈了。難道他弟兄有這個癖，而好玩這個「票」麼？

又有人說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之不良。有紀律，每晚都埋頭伏案，似乎家庭教育不能沒教有不良，且在學校教育，固然與社會脫以「倫」。既然不是教育問題，那末，好說是畸形社會的怪現狀罷。

現社會到了這個地步，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故」，爲什麼會弄到這般地步，要怎樣才能糾正這個病症，社會賢達以及負責社會罪業的先生們：應該放棄「高調」，趕緊對症下藥，即使已成死症也要死馬當活馬醫，萬一能起死回生，豈不是國家人民之幸。

光明在頭上（胡風）



察省建設

（久一作）

學生天地

思友

省中 玉璋

街上沒有了行路的人，樹上沒有了歌唱的鳥，悄靜無聲的夜晚。大地一切都安息了。學友們都入了甜密的夢鄉，光明皎潔的月亮，普照着大地。閃爍的繁星，撒滿了天空，雖然因了月光的威勢，使他們的光芒失了幾分勇氣；但是，一眨一眨的他們，更使人憐惜。同學們鼾鼾的鼾聲，窗外颯颯的風響，直似自然神秘的話語，透入我心靈深處，引起了無名的愁悵。在這寂寥的屋裡，光圈暗淡的燈下。我的心思，像一縷游絲梟梟的飛揚起來。一種凄涼的回憶使我有說不出的情緒！

啊！我在回憶着一個人。這個人不是什麼達官貴官，也不是什麼公子少爺。他是熱誠有爲的青年，他是我忠實知己的朋友。在一個密雲沉沉的深夜，毫無保障的便被一陣狂飆捲了走。到一個不知蹤跡的地方。他離開了親愛的父母，棄絕親愛的朋友。朋友：在望子歸來的父母和思念不絕的朋友的心中，是何等地想念你呢？而你這種不明不白的痛苦：是國家的罪過？還是你的命運呢？朋友你到了那狂風暴雨的異地，流浪飄泊的生活，又是何等艱苦呢？我們何時才能見面！何日才能歡聚？每當孤獨之時夢魂之際，良辰美景的白晝，星月交輝的夜裡。你那活潑可愛的形影隱隱約約地，浮上我的腦際。朋友：你那傷心悲苦的生活是我想像中所能知道的。我沒有忘記你，我絕不會忘記你，現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們何時能够暢談，何日能够歡聚。

我也自傳

宜師 魯生

世人常說：「『飯宜熱吃，事宜早辦。』」「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誠哉！斯言！大時代裡的今天，小小生命，眞是朝不保夕，要想留名千古，就得早作自傳，自己不傳，等到人代傳，難！人家也沒那麼大功夫，咱更沒那個資格，亦不值得人傳，求人，困難，求己，容易。那麼「傳」呢？就得自作。

一提筆，筆尖兒禿笨的要命。材料倒不困難，「好的」，上帝不賜給我，一點都找不到。

作自傳的慣例，開宗明義第一章，必敘述家族世系。當然應述自家上三輩的善行，陰功，父親是什麼大人，老爺，母親是什麼名門閨秀，自己出之於珠門官家。可是咱呢？上三輩比咱高明不了多少，祇能於田埂親近，作終身的伴侶。父親呢？一綿相承，母舅家呢？抑與咱家門當戶對，所以母親也不是出之於名門咱呢？多虧趕上提倡教育，不然，又怎能異於上三輩和父親呢？

其次，降生，咱亦得娘肚裏住幾個月。降生前，降生時，父母從未夢着白虎臨門，降生時，也未有人看見什麼星星落屋，生下時，屋內亦不有什麼異香，貴氣，咱祇聽母親常說，生下時，奶子不足，其後僱了一位奶母貼奶，還是不够吃。所以直到如今，還是骨瘦如柴。少年讀書時，咱常有懷過大志？不，根本也沒有立過志。那到課本是常生愛感。於戒尺一樣，一會兒熱天吃涼糕，吃糖果，一頓。與見別人吃糖餅，咱總是饞的要誕三尺。小時沒出息，現在仍是八九不離十（沒長進多少）。然而老師呢？到是常立戒尺呢？咱與他留級了。學業嗎？咱才作揍着與課本寫情愛啊！咱再往下說咱還沒過癮！所以自傳亦不得不傳止於此。

憶

時間夢囈的，無聲無臭的，從屋中鑽過簷上悄悄地溜了過去，整天傭倦昏沉的我像作夢似的坐在屋子裏，呆呆的凝着伊——太陽，東昇而又西降，西降而又東昇着，輪迴不息的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的過去了，像流水那樣的逝去了。塞北的狂風不住的又怒吼起來，捲着漫天蓋地的灰塵從破了的窗紙偷偷的吹進來，無聲息地止在案頭上，床舖上，和那些不曾翻動過的書本上，這無形中又給我帶來了，這是塞北春天贈有的特徵啊！我又惆悵地，煩悶地，深深的嘆了口氣，塞北的春又是一年塞北的春，深刻的映在了腦子裏。

渺茫的高空中翩躚地又飛過幾隻春雁，院子裏那株已經枯了的桃花，居然在今年又結了花蕾很鮮艷地含苞欲放了，我不禁爲之神往。

春，雖然是我最喜歡的一季，可是伊給我添了不少的悵惘與煩惱，秋是我最怕的一季，尤其是在淒涼的秋風，吹落鮮艷的紅葉，使我見了是要悲哀的掉下眼淚來，而冬夏却覺十分的醉人，夏季着翠綠的青衣綴着美麗的野花茂密的森林裏奏出陣陣悅耳的鳥聲，潺潺的小溪中流着澄清的泉水，這是如何的動人呢！冬季的時候，鵝毛似的雪花，飄落在

天空的時候，整個的宇宙變成一個銀白的世界，在此時圍上溫暖的火爐，沽酒賞雪或閱報讀書的，是如何使人心田滌淨呢？幼時的過影，這時候又擁上了心頭，捉迷藏，堆雪人，打雪仗……淡薄的，模糊的，回憶裡常在我的心頭上映着幾個不同的情景，如果不是爲了自己的前途、家庭的生活，國家的責任，我願躲在深山幽谷中去渡我靜默的老僧生活、永遠是那麼的孤單寂寞。

從翻滾在灰色天宇的狂風上，從飛過的雁語上，從雀舍的故鄉的桃花上，我知道又到了春天了，並且還知道，我又增加了一歲，種種的遺憾追着我，從逝去年華，我雖然聊以自慰的口吻說：「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未來的歲月，未來的希望，未來的……」並且希望，未來以自慰：「還有呢，……」現在我們快樂是勝利了嗎？我們應該快樂，「快樂啊，」每當這些空時想從我的眉頭，心上，逝去的時候，我想想我的前途，又憶起我的過去，我黯然了，我慚愧的低下了頭。

着過去的寂寞，我的腦子裡回憶着的童年時代，及慈母親自己的愛護，現在慈母已給丟下我不顧了，往後有多難走的路也要自己去走，有誰還在惦念着你，維護着你，自己，只有孤單的自己一個人而已，唉！回憶起來我的淚不自主的濕透了我的衣襟。（杜紀）……

○詩○

轉載聯合晚報

公務員呈請張價

馬凡陀

竊查職等薪水，
本屬微薄可憐，
遍來物價波動，
人價益見低廉。

×

上次公用事業，
郵電交通煤炭，
一致上漲數倍，
業經實行在案。

×

當時鈞座表示，
職等公務人員，
亦將調整薪水，
千倍再加廿萬。

×

敷衍空言安慰，
說過也就忘懷，
物價高漲是實，
加薪尚在開會。

×

職等吃虧非小，
鈞座信用有關，
所謂夕發要緊，
威信豈可破壞。

×

金價卅萬出關，
煤球竟到兩萬，
職眷既非巧婦，
牛米難煮熟飯。

×

樣樣東西漲價，
只有薪水跌價，
爲此呈請照加，
折扣不可再打。

×

通貨膨脹不休，
等於無形稅收，

×

剝皮抽筋熬油，
鈞座何其辣手？

×

用特哀告泣陳，
眼淚鼻涕齊來，
職等變成餓鬼，
豈是鈞座所快？

×

伏祈准于漲價，
恭喜鈞座發財，
武的不死文加官，
萬稅！萬稅！萬稅！

×

礙難照准

黎明

本年聖誕佳節，
凡陀馬氏詩人，
爲了要求漲價，
代公務員請命。

×

所呈各節均悉，
政府至爲同情，
公務人員生活，
本座時刻在心」，

×

薪俸三月一加，
追隨指數週升，
煤糖毛氈制服，
澤及衣食住行。

×

過去計口給米，
僅限直係血親，
父母夫妻子女，
取消兄弟祖孫。

×

少數不肖份子，
借此弊端叢生，

×

一再無中生有，
死鬼骨充還魂。

×

少女假裝孀婦，
大兒小女滿庭，
亂立夫妻假散，
光棍配上虛名。

×

自依年齡計算，
花樣又換一門，
少年突然變老，
個個三十許人。

×

政府並非不察，
睜一閉一眼睛，
三十四年一月，
改用基數加成。

×

及至抗戰勝利，
本擬頒發獎金，
無奈財政短細，
只得又優寵論，

×

各員還鄉旅釋，
准予略加補助，
中樞垂愛如此，
可謂德意隆恩。

×

中央地方縣市，
雖難一致相同，
各各量入爲出，
處處無不通融。

×

國庫長年病弱，
收支不克平衡，
向外貸款絕望，
戡亂未便即停。

×

趕印鈔票不易，
飛機偏遇災星，
爾等皆民公僕，
何不自愛太甚。

公用事業漲價，
在求收支增加，
顧等事事消費，
吃苦自難後人。

× ×

十一月份數目，
既已過去至論。
若謂無以生活，
何以混到如今。

× ×

文武跟着上漲，
來源何處可尋，
所求增加一節，
未便即如所願。

× ×

爾等雖吃官飯，
實際亦係小民，
公文由矩應權，
不得越級簽呈。

× ×

措詞本極不當，
語氣又欠溫文，
胆敢誣毀上峯，
罪名業已不輕。

× ×

忽謂信用有關，
忽謂名譽要緊，
忽謂破壞威信，
喻解至為不倫。

× ×

姑念衛保初犯，
本座不予深究，
以後再不檢點，
當即依法嚴懲。

× ×

服務政府機關，
不准罷工請願，
毀家庭能負擔，
枵腹始克從公。

× ×

調整如何標準，
靜候政府商定，
合行指令知照，
轉飭一體遵遵。

寫不出題的「詩」

白牧

你們！（黃色人種）
曾用你們幾年來滴不出的眼淚，
去迎那，
為你們討「血債」的英雄。
「血債」還未洗淨，
却反而把「血債」，
寫在你們的脊背上。
雖然你們已經習慣那，
售血的生涯。

× × ×

你們！（黃色人種）
吸泣過高加索的流囚，
如今
你們已經和他們，
（被壓榨的布爾喬亞）
揹着同一顏色的旗子，
喊着同一口號的夥伴了，
你們從新又唱起來
「逃亡之歌」。
雖然，
這聲音在你們的喉嚨里已經
生了銹。

「濕潤的希望」

玄冰

你說！——
一春也離下雨，
老爺兒早晒乾了地皮。
野草兒早晒低了頭，
麥苗兒喘得只剩了一口氣。
還不快求求
關老爺那靈驗的聖帝。

× × ×

鑼鼓鬨開了場，
老爺被抬出了廟。
孩子們赤着脚亂跑，
大人們撅着屁股默禱。
頭上全都戴着柳條編的圈子，
還嚴格地取締着任何的傘與，
帽。

× × ×

汗珠打着土，
太陽漸漸暗下來，
一塊烏雲，
蓋在人們的頭頂。
於是人們的心，
開出了一朵希望的花。

× × ×

鑼鼓響徹了村坊，
老爺的聖像上了人的肩膀。
孩子們赤着脚亂跑、、
大人們撅着屁股默禱。
頭上全戴着柳條編的圈子，
還嚴格地取締着任何的傘與
帽。

汗珠和泥，
在每個的臉上流成了小河。
濕潤着所經過的乾土道。
烏雲漸漸地散去，
條絲象蟬翼的紗罩。
人們的心里，
喑是希望着在絕望里。

× × ×

鑼鼓響震了山崗，
老爺的聖像已晒得發黃。
孩子們赤着脚亂跑，
大人們跪肥着禱告。
頭上全戴着柳條編的圈子，
嚴格取締着任何傘與，帽。
汗珠凝成一片模糊，
不再濕潤那一塊土。
烏雲散淨了，
太陽又拚命的發着火。
希望減了，
人們照例地，
又枯乾了骨殼。

古都一點事

本刊駐平記者戈戕

△北平市政府，衛生局於五月十八日起到月末假中山堂，舉行春季衛生運動大會，實為建國強身之福音。

△共衛生局職員們在佈置會場前夕大多飲冷井水，也許講衛生的職員們，腹內有殺菌劑。

△在會場的簽名簿上我發現有寫下面的文字，「展覽雖屬隆重，佈置雖屬壯觀，祇不過是給上司老爺們臉上貼金，與玻璃階級尚有參照可餘，若與窩頭階級，則毫無利益。」我看完之後不禁點頭作讚。

△玻璃階級所享一切皆似乎合於衛生條件，窩頭階級則不然，購買入場門票的還沒有，又談何衛生，營養……衛生的教育是普及的，衛生講演是普及的，衛生展覽更應該是普及的，那麼現在祇有千分之一，能作，能聽，能看，衛生當局該作何感？如此提倡衛生運動，還不如多看幾次下級層多注意一些貧民巢。

△DDT噴射站雖設立，但很少看到衛生車出現，並且所噴射的路線，全劃於繁華的城裡。城外仍然污濁奇臭，也身[illegible]墻便是隔離傳染病的工具。

短篇小說

代乳粉【完】

張文瀾

「栓子病了！」第三天早晨，栓子剛剛爬起床來，忽覺着自已的頭像被一塊大石頭壓着般的死沉，眼前的東西都像在鬧着自已的身邊轉，他哼哼的叫了一聲『媽媽』便一頭躺下了，伊忙問栓子怎麼了，栓子一句話沒說就睡沉了，伊在栓子的頭上摸了一把，伊不禁的這樣叫了起來。

『媽媽……媽媽……』栓子的弟弟今年才三歲，被伊一喊，從夢裡吓得哭了起來，伊衹得先拍着他的小小身軀，低低的哼着慣用的調子：『寶寶……啊啊……睡吧，不要鬧……』但是這却止不住他的哭聲，他像故意和伊作對，索性大聲的哭叫起來，伊的丈夫從裡面的小屋裡不斷發出咳嗽的聲音，半天才止住，便啞着嗓問、『栓他媽呀、孩子又哭啦？』伊苦惱的說：『一天價就是哭，煩死人呀！』伊說着一邊解開懷，把瘦癟的奶子一下送進他的嘴裡，伊又用手輕輕摸着栓子的頭，覺着比方才更現得滾燙了，伊低聲的問：『栓子：你心裡難受嗎？』栓子的眼閉得像膠粘了似的，動也不動。

『這孩子，怎麼一夜病成了這樣子？』接着伊又向伊的丈夫說：『能你扎掙着起來嗎，你看孩子病成了這樣子，請一個大夫好給他看看呀：』

「栓子也鬧病嗎？」伊的丈夫問。

「你出來摸摸孩子的頭，多熱！」伊說

停了一會，伊的丈夫眞的走了出來，清瘦的一張面孔，生活的鞭策永遠留在他的憂眉之間一條憂鬱的烙跡，由於幾個病魔的侵襲，他的兩頰早已深陷下去，而也就愈顯出他兩顴的孤高來。他半睜兩支無神的眼，祗走了幾步便疲乏的坐在坑沿，一支枯乾的手下意識的摸在栓子的頭部，他渙散的眼睜大了，他問：

「昨天夜裡不是還很好嗎？」

「那裡，昨夜裡臨睡時栓子的頭就很熱呢，我怕他累了，就早早叫他睡了。」伊顯着極無力的說。

這樣的沉默了許多時間，「怎麼辦呢」！伊的丈夫每當某種事情逼得他無路可走的時候，總是這樣目言自語的說。

「我們的家窮得還不夠嗎？偏偏老大爺把病都分給我們了！」

伊忽感到命運的不平，但伊却想不出一點反抗的辦法。

「我們還是請來一個大夫吧！」伊的丈夫補充而又胆怯的說。

「大夫嗎？我們還請的起？光脉禮要幾千塊，車馬費呢？葯費呢？」經濟告訴伊，請大夫比接財神還難，但伊最後，終於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來：伊說：「好了，前街的玉大夫[illegible]主，一個孩子呢，大人鬧病後沒錢吃呀，我們請他給栓子看看，把栓子領的乳粉和罐頭和脉禮抵銷了吧！」

伊的丈夫聽着伊的話，眼光便落到小桌上的黃色的罐頭，和紙袋裡盛滿的乳粉，多麼理想的口食啊，他想到自已的病不也是需要這些營養品嗎？栓子的弟弟——小鎖，不是奶也不够吃嗎？這樣做不太殘忍一點嗎？可是除此之外，眞是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了。

×　×　×

經過栓子和伊的丈夫仔細研究了一陣，王大夫終於被伊費了很大的努力請到家裡，當王大夫走的時候，很莊嚴的交給伊一張字滿了黑字的紙單，伊謹愼的把它接到手裡。同時那袋滿滿的代乳粉也被王大夫很莊嚴的用手托着斯文的走出大門。

「怎麼辦呢」！伊的丈夫又在發愁」，伊望着丈夫手裡的紙單祇管發呆，一轉眼，桌上的金黃色與簡罐頭正亢目的閃着亮光。

伊忽然急促的奪過丈夫手中的白紙單，一手拿起桌上的罐頭便走出屋去，伊的丈夫望着伊消失的背影，會意的嘆一口氣，「我們需要的救濟原來不是這個呀」！他開始如此思索起了。

十日信箱

信箱主人 解答

小職員不幸濕疥纏身

速至醫院診治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很痛苦的小職員，不幸於上月忽得一病；雖已請醫診治，仍不見好，今將病狀訴之於下，初發現時是手指縫間，及小肚一帶皮膚奇痒，尤以夜間更甚，繼則起斑疹般的水泡，破出黃水，漸由水變濃，現已延及全身各部，不知是何病症，吃何藥爲有效，敬請解答於貴版是盼！敬祝

撰安

小職員上　五月二十日

小職員先生：

按君所談之病狀或爲濕疥症，已由斑疹明，轉爲濃泡明，果系此症食藥恐不見效，宜速卦醫院檢查治療爲妥。

信箱主人答

物價飛漲房東欲增房租 房客拒付租金可向法院控訴

先生：

我全家四口都使土房一所之收入度日一近因物價上漲無奈向房客增租，每間由三千元增至五千元，誰知房客不但不允，且拖欠一月房租不給不知是何居心，今有幾個問題請先生撥冗做一回答。

目前政府對房租是否有所規定：每間若干？

不付房租，是否可向法院起訴

撰安

房主人拜上　五月廿二日

房主人先生：

政府對房租尚無規定，最好雙方妥議規定爲佳，拒付房租可訴之法院解決

信箱主人啓

招領

本社收到某君送來本市電力公司四四號証章一個，希失者持証件來社具領是荷

十日信箱啓

本刊增價啓事

近日物價猛漲，致使印刷器材，（如製版、報紙）也節節上昇，而尤以報紙，每令價格已與月初相差甚遠，本刊爲維持本社經爲慘狀，不得已祇好由第三期起，每冊增價五百元敬祈各界讀者鑒諒是幸

本社啓

代郵：

竺玲先生請賜大作

—編者

有些朋友在詛咒我們了，他們說我們的刊物在最短期間內就要垮台，是的垮台嘛說是像我們這樣經濟貧乏的小刊物，或者是必然的現象，但是我們總不願這種詛咒是我們前途上的不祥之兆，我們早已說過，我們願把我們的最後一滴血，洒在讀者的面前，我們就是，苟延殘喘的窮途末路上，我們也要掙扎，要衝出一條血路，我們還要活下去的，咀咒我們的先生們，請睜亮眼睛，我們未來的美麗的花朵它會出現在你們的面前。

我們爲了替讀者解決一切困難問題，在本期開闢一欄「十日信箱」並且邀請幾位專家爲我們解答，如果你有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寄來本社，一定給你個圓滿答覆，但近於開玩笑的趣閙：恕不解答，來函並請寫明住址、姓名、職業，以便連絡。

張文瀾君的小說代乳粉本期全篇結束，由下期起，每期刊登一篇，並歡迎各位稿友：源源賜下大作，但來稿請勿超過一千三百字。

徵稿簡則

一、本刊內容以漫畫爲主體，舉凡國際、國內之動態、社會、人物素描、故事卡通、地方速寫，生產報告等漫畫及木刻均爲本刊所歡迎

一、本刊內容附具時事雜感、隨筆、散文、文評，文藝創作，藝術理論，通訊報告等短小精練文字。

一、來稿無論漫畫，雜感，寓意務求深刻，但蓄意攻擊，違背事實者，刊恕本不披露。

一、來稿須繕寫標點清楚，勿一紙二面寫或橫書，漫畫以墨色爲佳，勿用藍色或其他色彩。

一、本刊絕對尊重作者文字，除別字漏字外，不予删改。

一、本刊因限於篇幅，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但文藝創作除外

一、來稿經刊載後稿酬從優

一、希望退回之稿件請附足郵票。

來稿請直寄建國漫畫旬刊社編輯部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建國漫畫旬刊

試辦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張家口支社 服務部

張家口明德南大街一五八號

發行兼編輯人 丁戈夫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張家口支社 印刷部

社址 張家口堡內棋盤街二號

▲定價：壹仟五百圓▼